

画画时，如何做到随心所欲？

这就是→ 时尚芭莎艺术 2022-07-23 14:02 发表于北京



艺术家乔安娜·普赛-达特，图片由里森画廊提供，由 Mark Waldhauser拍摄

即日起至2022年8月27日，艺术家乔安娜·普赛-达特 (Joanna Pousette-Dart) 将在里森画廊上海空间举办其首次中国个展，呈现为此次展览特别创作的十件全新绘画，在突破矩形基底的周边视觉中，让人感受光与色的流淌。

逾 矩

矩形——从纸张、画布、相机的取景框到手机和电脑的屏幕，这一形状好像是约定俗成的视觉窗口，框限了人们的观看边界。但，这并非一直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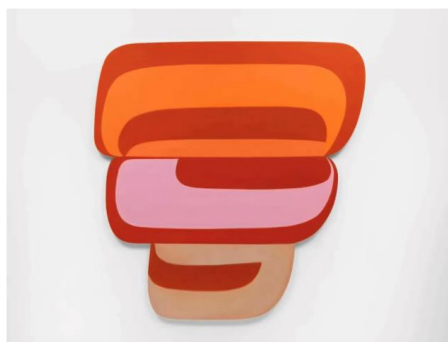
如果从绘画的源头看起，拉斯科洞穴中的壁画并无边框；随着人类边界意识的萌芽，古希腊瓶画和墓室壁画中出现了绘画区域的划分；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框架多依附于建筑；直到真正的

“架上绘画”出现，绘画才终于获得独立性，矩形成为最常见的画框形状。



乔安娜·普赛-达特《无题》，丙烯颜料、木板和层压依沃珑面料，69.5×120.3×2.5cm，2022年 ©乔安娜·普赛-达特，图片由里森画廊提供，由Mark Waldhauser拍摄

进入20世纪后，艺术家们对此展开实践。50年代是抽象表现主义在美国的鼎盛期，巴内特·纽曼 (Barnett Newman) 画中的“拉链”对边框主动回响甚至模仿。另一些艺术家则在探索与之不同的艺术形态，弗兰克·斯特拉 (Frank Stella) 以“黑色绘画”挑战抽象表现主义，成为极少主义的先驱者；同时代的卡门·埃雷拉 (Carmen Herrera) 也在探索硬边艺术和异形画布，终于在年近百岁时重回人们的视野。



乔安娜·普赛-达特《Banded Painting #5》，丙烯颜料、木板和帆布，208.3×198.1cm，2015年 ©乔安娜·普赛-达特，图片由里森画廊提供

现代主义艺术批评对“形式”的分析也将画框从边缘拉至绘画的中心。现代主义最重要的批评家之一克莱门特·格林伯格（Clement Greenberg）将画框与图画内在结构之间的必然关联追溯至塞尚和立体主义；晚期现代主义艺术批评代表人物迈克尔·弗雷德（Michael Fried）则讨论了“所绘形状”与“实在形状”（绘画基底的轮廓）的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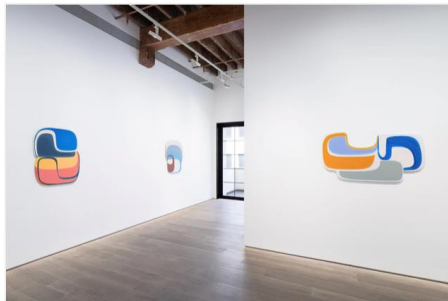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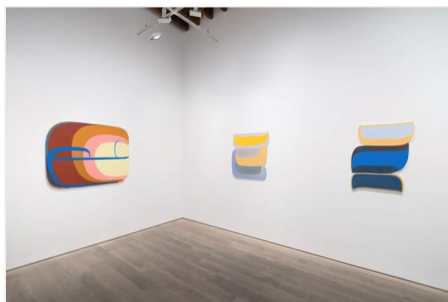
乔安娜·普赛-达特《无题》，丙烯颜料、木板和层压沃沃珑面料，69.5×120.3×2.5cm，2022年 ©乔安娜·普赛-达特，图片由里森画廊提供，由Mark Waldhauser拍摄

成长于这个“黄金时代”的艺术家乔安娜·普赛-达特，同样突破了矩形画布的桎梏。普赛-达特于上世纪40年代末出生于纽约，其父是第一代抽象表现主义艺术家理查德·普赛-达特（Richard Pousette-Dart），她年轻时又与格林伯格主义艺术家共同学习，继承了现代主义美学中的“形式自治”，并以传统现代主义为起点，进行了独具特色的尝试。



乔安娜·普赛-达特《无题》，丙烯颜料、木板和层压亚麻布，88.9×71.1×2.5cm，2022年 ©乔安娜·普赛-达特，图片由里森画廊提供，由Mark Waldhauser拍摄

即日起至2022年8月27日，普赛-达特将在里森画廊上海空间举办首次中国个展，展出为此次展览特别创作的十件全新绘画。里森画廊中国总监董道兹表示：“她的作品在中国的艺术博览会和小型私人展览中获得了惊人反响。艺术家对色彩和分层的使用提供了另一维度，这是传统中所缺少的。我们非常高兴能在上海为观众呈现这些新作，让大家真正了解并探索乔安娜作品的深度。”



“乔安娜·普赛-达特”展览现场，里森画廊，上海，2022年 ©乔安娜·普赛-达特，图片由里森画廊提供，由Alessandro Wang拍摄

溢出的弧

弧形画布溢出了矩形框架、双联或三联画的组合纵横堆叠，加以色域创造出的“色彩情景”，构成了普赛-达特作品的视觉标识。不同于上述艺术家，普赛-达特对弧形画布的运用源于自然地貌的后发。上世纪70年代中期，她来到新墨西哥州加利斯特奥盆地，“身处这片被四面八方的远山环绕的广袤土地上，你会意识到图形与地平线、大地与天空的原始关系”。

在受到盆地影响的早期实践中，她尝试用一次性相机拍摄快照，并用胶带将它们粘在一起，创造出360度全景，以此突破视野的局限。这不得不让人联想到大卫·霍克尼（David Hockney）在地广人稀的洛杉矶，用数百张照片创作的经典拼贴《Pearblossom Highway》。



乔安娜·普赛-达特《3 Part Variation #6》，丙烯颜料、木板和帆布，152.4×205.7×3.8cm，2013年 ©乔安娜·普赛-达特，图片由里森画廊提供

“相机几何式地观看一切，而人们在心理上感受万物。”霍克尼回归绘画，而普赛-达特试图寻找一种方式来表达自己所见——在盆地地形特殊的空间尺度中所触及的视觉界限。探索迭代后，她最终改变了自己对绘画的看法：“我放弃了矩形的形式，转而发展弯曲的形状，这是一种更真实的感知表达方式，贴合了我所感受到的环境。”

由此，“周边视觉”成为普赛-达特创作中的另一关键词。在西方经典的透视观察方法下，焦点四散不断向外延伸，尽管她将视觉冲击力克制地限制在绘画基底的边界之内，但接近“地球的曲率”的弧形边缘配合色彩与线条，画面在精神空间中膨胀或收缩。“我试图在每幅画中营造一种‘场所’感，让创作与特定空间互动，在其中扩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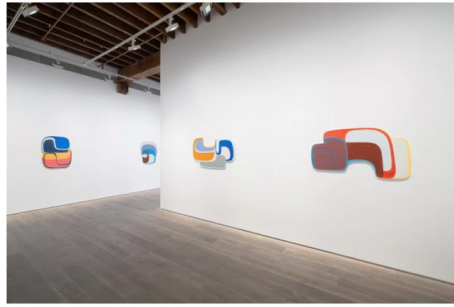
普赛-达特最早的异形绘画之一作于1993年，目前藏于波士顿美术博物馆。其早期创作更多关注所绘形状与画布形状的交互，后期作品则在色彩上极大地丰富。本次展览呈现的十幅作品是为上海里森空间特别制作，较以往作品尺度稍小，看似拼接，实为完整的画布结构。



乔安娜·普赛-达特《Untitled Dark Edge》，丙烯颜料、大理石粉、木板和帆布，274×366cm，1993年 ©乔安娜·普赛-达特，图片致谢波士顿美术博物馆

聊及中国，普赛-达特表示自己常被中国的山水画，尤其宋代山水所感动。“中国山水的描绘展现了渺小存在之于广阔宇宙中的意境，我被那无边

无际的感觉所吸引。美丽的书法、抽象的形式和各种各样的笔法有着无限魅力，并影响了我对自己作品中线条、笔触和形式的思考。”



“乔安娜·普赛-达特”展览现场，里森画廊，上海，2022年 ©乔安娜·普赛-达特，图片由里森画廊提供，由Alessandro Wang拍摄

绵延中观看

在观看普赛-达特作品时，组合的画布往往上下堆叠或左右依偎，强烈的色彩构成与线条引导着观者的视觉焦点，在画布上从左至右或从上落下。这种具有方向性的视觉冲击力创造了一种近似动画的观看方式和体验——在时间绵延中观看。



乔安娜·普赛-达特《无题》，丙烯颜料、木板和层压亚克力面板，106.7×94×2.5cm，2022年 ©乔安娜·普赛-达特，图片由里森画廊提供，由Mark Waldhauser拍摄

这种以颜色和形式所创造的复杂观看体验来自艺术家的创作方法。双联或三联画的形式灵感源于希腊和俄罗斯的圣像画，以及早期意大利绘画利用多联画将故事中的各个方面压缩到一幅画中的方式。

在创作过程中，普赛-达特先会在墙上同等尺寸的纸张上绘画，在得到合适形状后制作画布。“寻找图像的过程像是解开绘画的逻辑。理想情况下，我会让事情搁置一段时间，然后再去做。我花很多时间坐着沉思……我想做一些足够吸引人的东西，吸引观者留在那里。”



乔安娜·普赛-达特工作室，2021年，图片由里森画廊提供，由Mark Waldhauser拍摄

尽管普赛-达特的作品能够让人联想到无数色彩、光学、构成理论，但她将自己的创作评价为感受性的。“我认为一个画家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将颜色转换为光。我用颜色来创造光的质感或是寻找空间布局，尝试用环境与氛围建立某种令人信服的颜色关系。这些画非常注重感觉。我希望它们是发自内心的、生动的，就像第一次看到一样。”而这种由内心生发的诗意，在当下弥足珍贵。

美国艺评人芭芭拉·罗斯（Barbara Rose）被认为是极少主义的重要推动者，她在1965年发表的《ABC艺术》（ABC Art）一文更被视为其理论基石，而对于普赛-达特的创作，这位严肃的艺评人如此评价：“她的空间不是阿尔伯斯（Josef Albers）教科书上相邻颜色相互作用的结果。她创造的绘画空间也不是基于汉斯·霍夫曼（Hans Hofmann）冷暖色的对比。更确切地说，她的方法是经验性的，而不是理论性的，她的画有着坚实的逻辑。”

走出矩形之外，普赛-达特的创作路径十分清晰——承载着绘画的基底发挥出了形状的生命力，与“所绘的形状”彼此回应，在有限的画布上，在光与色的转化中，呈现出无限的触及范围。

▲▲▲ 正在展出 ▲▲▲

里森画廊
LISSON GALLERY



乔安娜·普赛-达特
Joanna Poussette-Dart
Small Paintings

即日起至2022年8月27日
上海市黄浦区虎丘路27号2楼

On view until 27 August 2022
2/F, 27 Huqiu Road, Huangpu District, Shanghai



展览：乔安娜·普赛-达特

时间：即日起至2022年8月27日

地址：上海市黄浦区虎丘路27号2楼 里森画廊